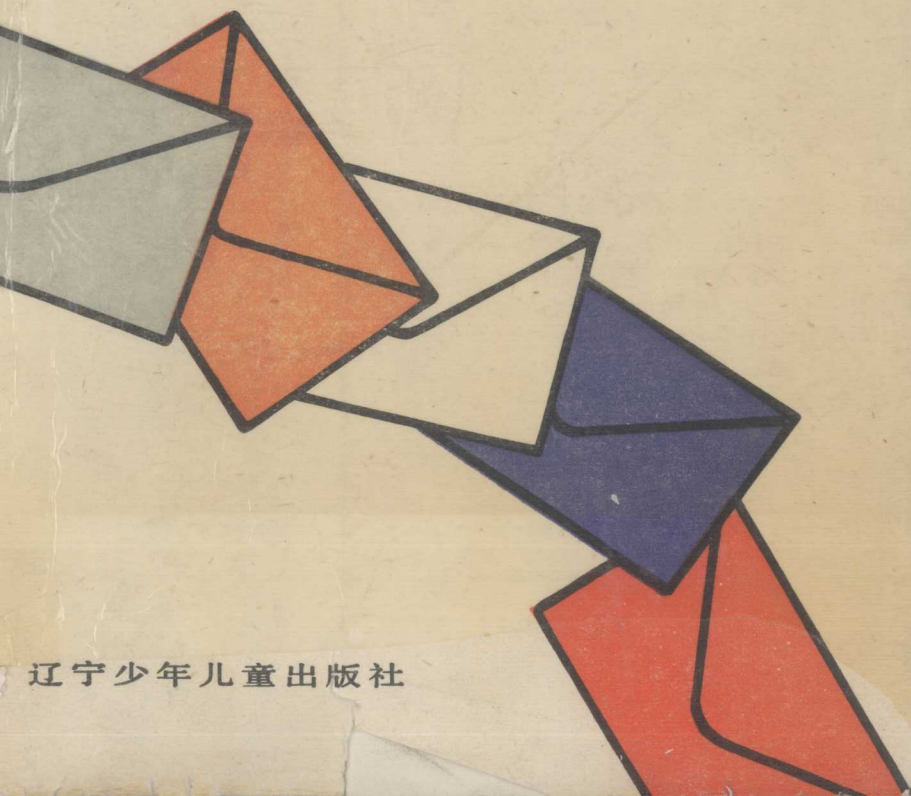


少年男女风情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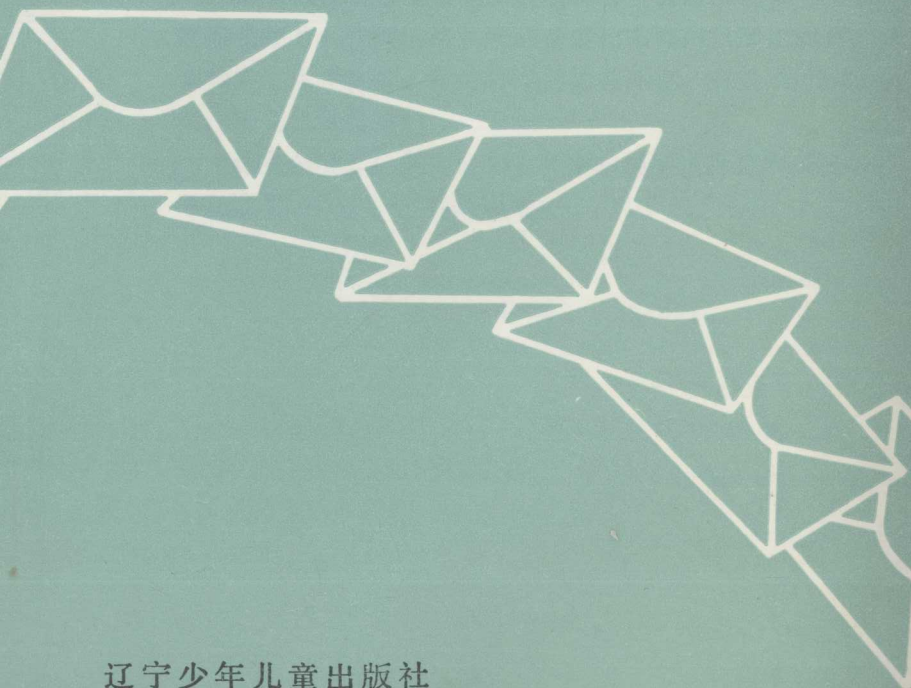
作家肖复兴和当代中学生的通信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少男少女风情录

作家肖复兴和当代中学生的通信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沈阳

少男少女风情录

ShAO NIAN ShAO Nü FENG QING LU

肖复兴 著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本溪市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5 $\frac{1}{2}$ 字数110,00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60

ISBN7-5315-0807-9/I·115

定价：1.85元

敞 开 的 心

——代序

—

几乎每天都能够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同学的信件，包括他们寄来的日记、照片、诗，和大大小小的连心卡、友谊卡、芝麻卡……鼓励、支持、倾诉、交谈，同时包括着批评与期待。每一封信都是一枚针，穿起我与这些同学之间的情思缕缕。它们使我的作品听到了回声而让我感到慰藉，更重要的是它们开拓了我自己的世界，延长了我的视线，让我结识了一位又一位虽素不相识却又那么熟悉、亲切的同学。他们对我讲述了只有他们才拥有的独特的青春故事，让我感受到成人世界中久违的真诚、信任和天籁般的纯真、美好。我以为这远远超乎文学之上。

读着这些笔迹不同，心迹却相似的中学生的来信，我的心暖暖的，就如同眼前三月初春融融的阳光，洒在窗前，落在我的稿纸上一片金灿灿，比梵高描绘出的金色还要令人心动。近几年来，我只写了为数不多有关中学生题材的文学作品，实在没有想到竟然陆陆续续收到几千封来信，其中有家长、老师、大学生，甚至小学生，当然更多的是中学生。我

很看重这些信，它们常使我的思绪鸟儿一样飞得很远，不由自主地飞回自己的中学时代。虽然，那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而且那时代与眼前中学生正步入的90年代有着明显的差异。但人的一生中，中学时代是那样美好，让人回味。我仿佛又背着书包，走进晨雾飘曳、钟声缭绕的校园，走进教室，坐在我的座位上，见到了我熟悉的老师和同学……

我忽然想起高一时的一件往事。那时，我也像现在学生一样盯住传达室门前的小黑板，看看有没有我的名字，盼望着朋友们的来信。那天清晨上课前，我收到一位童年好朋友的信，急匆匆打开，边上楼边看，竟然迷迷糊糊多上了一层楼，跑进旁人的教室……现在想来，那往昔岁月早已是飘散的梦，但毕竟让我再次感到青春的气息拂面而来，并让我重温青春的宝贵和价值。

每人都曾有过青春。只不过有的人忘记了自己的青春是什么样了，就像扔掉了自己穿小的衣服。因此，便用现在自己穿的衣服拼命往孩子身上套，不管孩子穿着是否合适。我常告诫自己不要这样愚蠢还自以为正确无比。我的儿子已经十岁，正在长大。我有时也常因他的不听话和执拗而气愤甚至发火。事后，我常常自责。孩子的天地是一片绿草如茵的处女地，并不是能随意走进的，即便走进去也需要仔细小心，那毕竟不是你的自留地。是中学生的信常常启发、帮助了我。一位天津初三同学来信曾对我讲：“我没有想到您的年纪和我父亲差不多，却还能有一颗年轻的心去理解我们。”我感到这是对我最好嘉奖。心灵上不长一茎白发，他的青春便可保持得长久一些。

正因为如此，面对这些来信，我都是非常认真对待的，并不仅仅把他们当做孩子，而是象对待大人、朋友一样平等地交流。他们当中有的信写得确实相当不错。读信、复信，几乎成了我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分享着他们的欢乐，也品尝着他们的苦辣酸甜种种人生滋味。我与许多同学便通起信来，其中长的保持三年多时光，短的则刚刚开始。于是，便有了眼下这本薄薄的小书，记录着我和同学们通信的一斑。这几十封通信只是我与众多同学通信的极少一部分。我敢说如果将那些信集在一起，远远比这一本书甚至几本书都要厚得多。它们是我与同学们共同拥有的财富。因此，这本书与其说是文学作品，不如说是我和同学们心与心相撞的结晶，两代人相互交融的轨迹，我们共有的一份纪念。

为此，我要深深感谢最初将它们发表的编辑部，和现在将它们汇编成册的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朋友们。尤其在当下文学作品集出版不大景气，肯定要赔钱的情况下，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肯于出版这本书，并且为它的内容编排、封面设计认真付出了心血，是十分让人感动的。当这本书送到读者手中，它将带有我也带有他们的一片深情。

二

尽管我给许多同学回了信，但大部分的信没有回复。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我知道他们在深夜灯下写下的信、鼓足勇气发出的信、寄予期待投进绿色信箱寄出的信，有着他们的一颗颗心。他们说会天天看学校传达室前小黑板上是否有自己的名字；他们说哪怕只写一句话说“信收到了”就行……

尤其看到江西一位这样懂事的孩子的信中讲：“我知道我的信在那些大城市中学生的来信中是很渺小的。我不奢望您会看我的信，更不奢望您给我这么个小小人物回信，我只想对您说说心里话。”我很感动，也很惭愧，我不知该如何是好。面对几千封来信，我实在力不从心，感到自己的渺小。我很想说一句请你们原谅，但这又是多么轻飘飘的没有力量。

我只能借这本书出版之际，用这篇序言代信，写给所有曾给我来过信的同学们和一切关心我的同学们，我想在这里和你们谈谈心里话。

在这里，我想先对你们讲讲收进本书中几位与我通过信的同学现在的情况。时光在流逝，一切在变化，中学生更是急速变幻着的星云。我想你们一定很关心。

那位独闯报社而终于将文章发表出来的北京女同学，如今已是高三学生，高考在即。最近，她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写中学生自己的生活，起了很帅的名字：《星星湖》，给人许多遐想的空间。她会有毅力与魄力，将她的小说写成功发表出来吗？她的信中没有谈及，倒是谈了她眼睛中的学校日前的生活——

“我们现在好象在追求一种平淡，喜欢席慕蓉的那句诗：‘友谊如花香，还是清淡一点的比较好，因为那样比较容易持久。’也喜欢姜育恒的那一支《再回首》：‘我在昏昏暗暗反反复复中追寻，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

那位曾经写诗《十六岁的儿子致母亲》，渴望母亲理解的北京男同学，如今刚刚毕业。他远不是当年腼腆象小姑娘的男孩子了，活跃得象原子核最外层的电子，出落得也一表

人才。毕业前夕，他便毛遂自荐找到一家电子计算机公司的工作。没干两个月，觉得不如意，“跳槽”另觅新的单位。他仍不如意。他渴望干中外合资大饭店中的行李员。他说这活虽累，但有可观的小费，钱可以多赚。他不会干此终生，只想干一段时间。

眼下，他与母亲又矛盾起来。假期到南方游玩，他在火车与浙江一位美术学院的女同学相遇，彼此相识便迅速相爱。他要去看望她，母亲不同意，觉得这只是他的梦而不是现实。他很苦恼。他再没有给母亲写诗的激情了。他常常给我送一些眼下流行的音乐磁带，然后便坐下来掏出骆驼牌香烟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他说他最喜欢王杰的那首歌：《一场游戏一场梦》和罗大佑最新推出的歌《爱人同志》。说着他将罗大佑的这支歌唱给我听：“每次闭上了眼，我就想起你；你象一句美丽的口号，挥也挥不去；在这平凡的岁月里，每个人都要学会保护自己……”

那位江苏扬州初二的宣传委员，哥哥牺牲在老山前线，便将对哥哥的情感完全倾注在长相酷象哥哥班主任老师。她一直未给我来信，大约已经有两年多时光。一直不知她是否走过这片感情的漩涡，很是惦念。正在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突然收到她寄自南京的信。她已考入南京一所卫生技校，未来将成为一名医生。我很高兴，她早已战胜自己，不仅从她的字迹更从她的行动，说明她在逐渐成熟，再不是那个爱哭的小姑娘——

“肖老师，目前我在学校是个班级团支部宣传委员，又是学校团委组织委员。我不为这些感到荣耀，我只想多学

点知识。好在我们这所学校同学之间相处非常融洽，没有说风凉话的。但大家都在竞争。我到南京学习，已是第二个学期了，我常常想起以前写给您那封信中讲的‘过去我很荒唐，未来我无归宿’这句话。现在我觉得这想法实在是错误至极！真的！正如您对我说的：我正是那远航的小舟。我知道它一定会遇到海浪、暗礁，但它不怕，它无所畏惧。因为它有必胜的信念，有一大群热心的海鸥为它指航，它终有一天找到自己的港口，找到自己的归宿。肖老师，您说是这样吗？……”

她的信写得如此爽朗，犹如一片蔚蓝色的平静大海。同样在初三时爱上自己老师的那位江苏常熟女同学，却显得比她沉重许多。如今她已步入高三。她的老师考上研究生，彼此常有信件来往，假期时也偶尔相见。那段少女刻骨铭心的爱，使她走向成熟。为此，她很感谢这位老师。可是，当旧的苦恼消除，新的更深的苦恼蛇一般缠绕着她。在她最近给我的一封信中这样讲——

“开学后，我和几位同学谈到学习、生活的目的与意义。我问她们：‘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有人说‘为了生活。’我又问：‘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回答我的是一片沉默。我觉得悲哀。您对此持何看法？有人把我们称作脚踩NIKE、身穿FUN，吹着泡泡糖，骑着赛车的新中国的第五代。我们中间的同学，有依靠祖父祖母退休金生活的，也有来自出手阔绰的十万元户家庭，甚至有的同学趁寒暑假做生意，一天能赚一百多元的‘生意人’。我生怕我们这一代是‘迷惘的一代’，生活目的不明确，经常在青春的十字路

口徘徊。然而，青春又有多久呢？‘十六岁的花季只开一次。’

最让我心中久久难以平静的是那位云南思茅初一小姑娘。前不久，她寄给我一张照片，那样瘦小。她的母亲终于同父亲分开了，她同母亲搬了出来，在郊外租了一点地，种蔬菜卖钱维持生计，供她交议价学费上学。娘俩在地边搭了一座茅棚权且栖身。虽然很简陋，但少了父亲的斥骂，她和母亲都恢复了生气。开春的蔬菜长得很旺，放学后她便和母亲一道卖菜，买菜的人很多，给她们带来了如眼前菜地一样葱茏的生意，

谁知，最近她给我的一封信中，她对我讲——

“谁想到呢，好景不长，2月5日那天，我和妈妈唯一希望会给我们带来幸福的哥哥回来了。这个出走那么久的哥哥带回来一个姑娘。他不但没给我们带来幸福，反给我们带来了灾难。哥哥要去那位姑娘家当上门女婿，向妈妈要三千元钱。这叫可怜的妈妈上哪弄呢？哥哥成天逼妈妈，那个姑娘也带在妈妈面前做嘴脸。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哥哥不去和爸爸要？妈妈这么软弱，反倒向她要？真是人弱仆欺主啊，妈妈咬住牙七拼八借，总算要借到八百元，把他们打发走了。妈妈却从此又变得悲哀了，好久没见她笑了。我真怕她想不开又做什么傻事出来，我心里又开始不安了……我们该怎样帮助她？”

生活，远远胜过虚构的小说。它的变化常令人惊异不已。因此，我常感到自己笔的笨拙，不能描绘其万一。我曾经讲过：每个人都是一本打开的书，你最好的创造就是你自

己。尤其是这些骨骼与大脑齐长、身躯和心灵并进的中学同学们。对于上一代人，他们总是在不安份地前进着。

三

一切关心中学生的人，应该更为关注中学生的现在。也许，现在进行时的中学生更为波荡不定、扑朔迷离；却也更会引起我们的思考。我所收到的一封封不断线的中学生新的来信，总是在不断地向我诉说新的故事，同时提供新的信息。在这里，我不想采取归纳法，而完全信手抽出近来的几封信，看看眼下中学生的思绪及心态，虽不可能全面，但一样会让我们的心为之一动。

第一封信来自北京市一所非重点中学初二的同学：

“上中学后，我们都变了，变得复杂多了。每一个小学同学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姑且不说别人，我——做为班长兼组委，也有了一本日记，一本只写给自己的日记。我有了自己的故事……”

这真是一个好引子。我们实在应该关注而不是窥视他们自己新的故事。

这是一封山东农村同学的来信——

“我今年17岁，才上初中二年级，您听后不相信吧？可这是事实呀！由于农村学校太少，我7岁那年到学校上学，老师不招；8岁那年我到学校不收；9岁，我才入校门。在城市里，9岁的平常儿童也上三年级了，9岁才上一年级，真是笑话，可我们农村尤其是落后的农村，这并不算稀奇，不是有些偏僻的农村，现在还有多数儿童少年青年是文盲吗！

我不敢想我的未来，反正我是无希望了。我唯一的希望是唤起人们重视知识的重要，不致使我的悲剧重演……”

农村缺少学校，城市缺少师资，大家都缺少经费，这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一股新“读书无用论”的蔓延，使得许多孩子辍学、失学、厌学，已经成为当今教育的困惑之一。人们越发看重鼻尖底下的实惠，便将孩子拉到自己的鼻尖下面。

一位湖南的女同学和一位安徽的男同学同时诉说了社会上一切向钱看对他们的冲击。真是不想上学的自有苦衷，想上学的更有难处。

湖南同学讲——

“在学校，五花八门的收费，无奇不有，学杂费又很高，父母只能勒紧裤带。我们这儿读高中每学期要交学杂费八九十元，寄宿一百七八十元。读寄宿者，每称一斤米，还要付一角钱的手续费……”

安徽这位同学去年初中毕业考试只差几分，失去升入高中的机会。一同失去资格的6个同学中有4人交了几百元的议价学费便可增加那几分升入高中。而他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只得今年再考。今年考试前七十天，他写给我这样的信：

“我爸爸是个民办教师，在小学教了三十多年，每月工资只有15元。爸爸实在过不下去，前几年回家种地了。爸爸常对我说：‘这世间不平，一个人没有知识，今后是走不开的……’所以，为了爸爸，更为了自己的前途，我不得不复读考试。金钱是万能的，有钱能使鬼推磨，我想这话虽然不

时，但也不尽全错。今年的考试一天天靠近，我该怎么办？尽管自己拚命努力，但预选只有三个名额，而考试的人有二十人，其中有两位是教师的亲戚，有的居然还弄了个县三好学生，以致考试时可以多加分……”

如果说湖南同学讲买一斤米要多加一角钱的手续费，可谓雁过拔毛，孔方兄无孔不入，那么安徽同学的日子则更艰难。交不起议价学费，无法让人家拔毛，便只好在后门关系之前碰壁冲撞了。孰不知，后门关系本身只是钱的变种。

再看看广州这位高一女同学的信。她诉说了自己青春期的种种梦。对于她，这本是个多梦时节——

“我的梦很准确地告诉我许多时常游离于脑袋里面又未曾断定的事。对我清醒地认识自我有很大好处。如果每个人的梦都那么灵，他们就不会干太多的傻事了。前两个月，我梦见班主任要离开，接手的是一个凶恶的老师。结果前者应验了。我家有个从小带大我的保姆，我爱她胜过亲奶奶，但由于懒惰，很少自觉帮她分担家务，所以总梦见她突然死了，伤心得我从梦中惊醒。这些梦总提醒我要孝顺她，补偿我16年来欠她的一切，虽然我明白无论怎样也偿不完。昨晚我梦见爸爸死了，真邪，在梦中还有丰富的心理活动。我想着平时他那样风趣，虽然五十岁了，还常和我打闹，扮各种动物，抱着洋娃娃讲话……这一切，都失去了，我不禁流下眼泪。醒了，还不住地哭，枕头也给弄湿了。那时我真想冲到爸爸身边看看他是否安然无恙？以前我以为自己对家庭比较淡漠，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能了解‘真实的我’的50%以上。当时，我才明白我多么爱爸爸，就因为爱

他，怕失去他，怕他死去，才做的梦。如今，他有时对我好，我不领情；让我帮他忙，有时也不愿意。我开始明白，这些日常小事会将使我后悔一辈子。我真想喊一句：‘爸爸，我以后乖，不再让您操心，您千万别离开我！’梦，比书更有价值，催我上进，使我认清自己、改善自我……”

她讲得对吗？

中学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缤纷的梦？如何解释、看待这些梦？如何告诉同学青春期独特的心理特点，从而使他们更理智地触摸自己青春的谱线？如果每一个孩子都能对家长讲诉自己的梦，或者每一个家长都能了解、理解孩子那如许多灿若星光的梦，那会是一种什么情景？两代人的心是否可以更加贴近而走在同一地平线上？

四

这里的几封信同时讲孩子们过生日，孩子是如何对待，家长又是如何对待的？现在，孩子过生日已经是一种时髦。对比他们，家长们以前很少过生日，都在政治生活中动荡，为人生生计奔忙，或无暇顾及，或以为是“四旧”、资产阶级的一套，或根本已经忘记。望着眼前生日蛋糕上燃烧着流泪的红蜡烛，该是一种什么心情？这到底是一种奢侈？还是一种进步？暂且不论这问题，只看两代人对此不同的处理方法，也许会有助于我们的思索。不管做为家长，还是做为晚辈，都需要彼此理解。理解本身是一个圆，便也就能横竖相通。它绝非只是单向的一条射线。

“星期日下午，我去参加一个同学的生日宴会。这可是

靠我们几个好伙伴斗争而来的。开始，我妈妈听了^我我提出这个请求后，立刻拒绝了，说：‘你天天想快乐，到该快乐的时候，你就快乐不起来了！’看来，我去参加生日宴会是不可能的了。于是，我向朋友们求助。她们想出个主意，联合给我爸爸、妈妈写了封信。父母看后，竟马上允许了。我真为这样理解我的父母而骄傲。他们没有固执己见。在生日宴会上，我们拍了照、跳了舞……反正很快乐。结果，那天晚上的学习效率提高了不少。”

——一位河南同学的来信

“圣诞节第二天，正是我的生日。为了庆祝我踏入16岁，一个同学请我到他家玩，又约上另一个好伙伴。开始只是吃吃喝喝，后来彼此谈学习、谈理想，很投机。傍晚6点半，我本想走了，但他俩还想让我再呆会儿。不知不觉我们谈到7点半，我一下子很害怕。因为家里人一定准备了丰盛的晚餐等我回去。于是赶紧飞车回家。到了家，妈妈训了我一顿，责问我为什么不打电话回家？为什么在人家玩得那么晚？为什么即将大考不努力？为什么最近学习退步？……不到一小时，我被连续扣上了‘不孝’、‘不体贴父母’、‘丢三落四’、‘懒惰’、‘自甘落后’等等帽子，妈妈的话刺疼了我。我认真思考她的每句话，我知道她的话都很有道理，只不过当时的逆反心理太强，不太愿接受罢了。在我16岁的生日里，我得到许许多多，我极力控制自己去想：妈妈给予我的生日礼物才真正最好。我确实只会在大人怀里撒娇，而从不体贴父母……”

——一位广州同学来信

“我17岁生日那天傍晚，父母又吵了架。他们的关系现在搞得越来越僵了。我没有吃晚饭就离开了家。天上正下着雪珠，我独自踽踽街头，远处的霓虹灯闪烁着，远远就能看见舞厅里人们跳舞的影子。我脑中一片空白。我是多么希望父母中的任何一个能把我搂到怀里，在我的耳边轻轻地说：‘我爱你，宝贝！’我没有带伞，雪珠打在身上、头上，冷飕飕的。我的心也是那样冷，一个人在街上走了一个多小时。那时，我多么希望有人能在我身边默默地陪着我。可是，奇迹终究没有出现。昏黄的路灯下，我买了几个茶蛋，卖蛋的两位老人和气地望着我说‘小姑娘，拿好啊！’一时间，我觉得他们给了我世上最好的东西——爱，它让我觉着温暖。往回走的时候，潘美辰唱的《我想有个家》总在我心头萦绕：‘我想要有一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它，脸上流着眼泪……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是孤单地寻找我的家……’我的家呢？歌词中说：‘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呢？在我17岁生日时都不可以回家。家里总是无休止的吵闹与‘冷战’，极少有平和的氛围。与其它地方相比，我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地方恰恰是——家。”

—— 一位江苏同学来信。

这三组蒙太奇般组接在一起的生日镜头，我不想去评头论足。我相信，生日一年只能过一次，一次次年轮的增长，孩子们会长大。时光会是严峻的教师，能教会他们真正理解家长。而家长在孩子长大成人后，也会幡然省悟：在孩子小的

时候，给他们过上了一个天真烂漫的生日是多么美好。现在人长大了所有的生日都不能与之媲美。因为那便是青春独具的风景线。

五

我还要向读者讲讲一位湖北襄樊51岁老教师最近写给我的一封信——

“正月初三，我的89届毕业的学生来给我拜年，送给我一幅画：骏马奔腾（一位爱好美术的学生自己创作的），和您的一本书——《中学生梦幻曲》。我虽热好多年不曾看小说了，但我还是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小说。读完后我想了许多，开始想学生们为什么想起来送这本书与这幅画给我呢？我回忆起多年来自己当班主任的经历。我已经51岁了，我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关心学生，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时代的发展，改革与开放，学生知识面的拓宽，学生越来越感到自己所需要的老师尤其是班主任，不仅是‘慈母型’，而要是‘朋友型’、‘民主型’的，仅关心还不够，更要理解他们。他们送给我这本书和这幅画，大概是希望我进一步理解学生，从而把学生培养成骏马而不是小绵羊对吗？这一点让我想了许久，我以后应努力去做。

我是五十年代的中学生。《青春万岁》我看后很激动。它引起我美好的回忆。我非常留恋我的中学时代。经常为‘我曾是我五十年代中学生’而自豪。那时，一句动人的革命口号便可决定我的人生道路。我和我爱人是中学同学（但不是中学时谈恋爱）。那时，‘祖国需要就是我的自愿’，